

家视界

男孩柔弱，就该去『女性化』？

未成年人教育应有怎样的性别观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周韵曦

去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泽夫在《关注和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趋势》提案中提出，他通过观察发现，现在中国的青少年有柔弱、自卑、胆怯等现象，追求“小鲜肉”式的“奶油小生”，他将这一现象称之为男孩子“女性气质化”。

针对这一提案，近日，教育部官网发布《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4404号（教育类410号）提案答复的函》（以下简称复函），称将从加强体育教师配备、加强学校体育制度顶层设计、深入开展健康教育及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相关问题研究等方面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该复函一经发布便引起热议。有网友认为，现在的男孩越来越不像男孩；也有网友认为，该提案“男孩女性化”的观念有性别歧视之嫌。那么，在针对未成年人的教育过程中，应秉持怎样的性别观念？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又应如何培养孩子的意志品质？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教育领域专家。

性别气质并非刻板的两极

男孩有柔弱、自卑、胆怯等现象，就意味着他们正在趋向“女性气质化”吗？性别气质就是刻板的两极吗？在受访专家们看来，答案均是否定的。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教育部家庭教育指导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孙云晓认为，该提案虽有些概念不够准确，却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男女青少年都需要运动，学校和家庭不仅满足不了他们运动的需要，还剥夺了他们承担责任的体验，同时伴之以过重的学业压迫，这是一个真正的成长危机。”女性化’一词有歧视女性之嫌，也需要防止形成刻板印象。”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项目专家、广东省中山市教研室科研部部长冯继有同样认为，“男孩‘女性气质化’的观念缺乏社会性别意识，以为性别气质是刻板的两极，觉得男阳刚、女阴柔才自然、正常”。他表示，将“柔弱、自卑、胆怯”等归为“女性气质”，是对女性的贬低。“性别气质是一道多样化的光谱，不存在简单固定的男孩样，和与之完全不同的女孩样。”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负责人刘文利教授说：“如果说女性所谓更加细心、更加体贴、更加温暖，那男性应不应该具备这样的品质？如果一个男性能够有责任、有耐心地教养孩子，体贴、关怀妻子，善于表达爱意，那么这样的家庭关系不是更和谐吗？我们为什么不需要这样的男性呢？”刘文利说。她强调，在教育过程中如此区别“男性化”或“女性化”，会加深性别刻板印象，而这是对性别平等的一种威胁。

“我们应该认识到‘男女有别’除了生理性别，还有社会文化构建的社会性别”，冯继有建议，社会、学校等不应宣扬“男孩有男孩样，女孩有女孩样”，而应进一步实施性别思想启蒙，提高公众的社会性别意识，让人们都能秉持正确的性别意识：性别气质是多样化的，女孩可以刚，男孩也可以柔。

提高教育者的社会性别意识刻不容缓

复函中，教育部提出具体要求，如加大力度提高体育教师素质能力，适度改进体育教师教学方法、形式，更加注重学生“阳刚之气”培养。

孙云晓认为，教育部积极采取措施加强体育锻炼是正确的，这是学生身心健康的需要，也是民族强悍国家强盛的需要。多年来忽视体育已经导致文弱之风，这是必须改变的。当然，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是丰富而完整的，要实现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才能保证学生的健康和谐发展。

“家长确实应从孩子幼年时就培养他们对运动的爱好，以及对体育精神的领会，这是强健民族气魄非常重要的方式。”但刘文利质疑，“体育运动和体育精神的培养与提倡，与培养男孩去‘女性化’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应该将此作为男孩去‘女性化’的措施。”

“一提‘阳刚’，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首先想到的是男性的强壮，但难道女性就不可以强壮吗？”刘文利认为，这种所谓的“阳刚”正是性别刻板印象规范的那种男性气质，是需要打引号的。

冯继有和刘文利均认为，如果将“阳刚之气”视为“敢为先、坚强、担当”等优秀品质，那么这不应该是男孩专属，女孩同样应该具有。

此外，冯继有还担心：“‘阳刚之气’正是校园欺凌产生的土壤”。一项性别友善校园现状调研发现，校园欺凌的五分之一属于性别欺凌，很多男孩因被视为偏“女性化”而遭受欺凌。”防止男孩‘女性化’之类的言论，与政府和社会各界防范校园欺凌的努力背道而驰。”

“一说教育男孩，就谈‘阳刚’，谈体育课；反之教育女孩就谈‘柔美’，谈舞蹈课，这样的性别刻板印象用于教育，如何落实‘教育工作全面贯彻性别平等原则’？性别平等原则和理念在各级各类教育课程标准及教学过程中如何充分体现？如何让男孩女孩都实现全面发展？”冯继有深感，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是必要的、长期艰巨的，“开展社会性别理论培训，提高教育工作者的社会性别意识刻不容缓。”

扭转刻意分性别教养的家教观念

受访专家建议，父母应秉持不过度区分性别的教养观念，同时家庭的功能建设应得到进一步加强。

冯继有认为，“不接纳各人不同气质，不尊重不同阶段儿童的成长规律，一刀切地要求男孩要有所谓‘阳刚之气’，不利于他们的成长。”

事实上，一些研究得出了与传统观念相反的答案。据孙云晓介绍，心理学家桑德拉·贝姆曾通过“双性化测验”研究证实，双性化人格在社会适应性、未来成就等方面要好于单一性别化的孩子。

这一测验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并非孤例。“很多研究表明，更加开放的、不刻意分性别教养孩子的家教方式，更有利于孩子的全面发展”。刘文利指出，父母的很多性别刻板印象会深刻影响孩子，并通过自己的养育方式把这些信息传递给孩子，比如按性别区分、购买玩具，给予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等。“这些认识上的误区，对孩子探索自我兴趣、发展自我潜能人为设置了很多障碍，会减少很多孩子自由选择的机会。”她建议，父母不刻意区分性别，给孩子提供相同的教育支持环境。

在孙云晓看来，要让孩子更坚强、有责任、有担当，家庭教育从幼儿阶段开始就应培养孩子的运动能力、顽强意志、责任感和学会审美等品质，并在家中专门给孩子设置家务劳动岗位。

“家庭教育本质是生活教育，现在则更多强调知识教育。”孙云晓认为，家庭教育应回归美好生活，让孩子学会做家务，学会承担家庭责任。孙云晓建议，父母还要鼓励青少年阶段的孩子积极做志愿者、参与社会实践，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经过充足的体育锻炼和承担家庭责任、体验社会责任的磨炼，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能良好成长，家长和社会所期待的男孩的成长需求也会得到满足。”

“在学校和家庭中，我们都应该提倡性别平等教育，同时，更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要让男孩将粗鲁、冒犯视为男人味，家长更不要抱有‘我家是男孩不吃亏’的想法，而应从小教育男孩在性别关系中学会尊重，成为具有性别平等观念的新一代。”冯继有建议。

“春运母亲”背后的彝族女性命运之变



2010年1月30日，新华社记者周科在江西南昌火车站广场拍下了这样一张照片：一位年轻母亲背上的巨大行囊压弯了她的身躯，手里的背包眼看拖地，但挽在右臂中的婴孩整洁而温暖。11年后，记者找到了这位母亲。她叫巴木玉布木，现年32岁，彝族，家住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瓦岩乡桃园村。

巴木玉布木没上过学，不识汉字。她所在的村庄土地贫瘠，收成低。迫于生计，她和丈夫外出打工养家。当年，她在南昌一家砖厂打工，一个月挣五六百块钱，身边带着未满一岁的二女儿。那次到南昌火车站是回家给二女儿看病，但是村里医疗条件有限，孩子5个月後不幸夭折。此后，她再也没有外出打工。巴木玉布木说：“那时，桃园村只有一条泥巴路通往外界，出行靠马车，医疗条件非常落后，不少孕妇都是在家里生产，小孩子生病很难得到及时救治。”

2014年，巴木玉布木家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桃园村引进烟叶种植后，她就拉着丈夫种烟叶，年收入不断增加。2020年，她家年收入达到10万元，成功实现脱贫。2013年以来，巴木玉布木又生育了3个孩子，全部在县城医院免费接生。目前的4个孩子中，大女儿巫其拉布木上初一，次女读小学一年级，儿子巫其布吉上幼儿园。

◀ 11年前的“春运母亲”照片
新华社发

▼ “春运母亲”巴木玉布木开启海上养殖新职业。2月4日巴木玉布木（右）与丈夫巫其石且在渔排上。



吴光于

11年前，一张“春运母亲”的照片击中人心。背着巨大行囊，左手提包，右臂中还揽着一个婴儿的身影成为当年感动无数人的“春运表情”。

11年后，在照片拍摄者新华社记者周科的不懈寻找下，她的身份终于揭晓——32岁的巴木玉布木，一位来自我国西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的普通彝族农家妇女。

11年的岁月在女主角身上沉淀出从容的神情，她经历的一切让人感动唏嘘。两个孩子离世的打击没有挫掉她的顽强，矮小的身躯为家人撑起了一片天地。

如果没有时代的眷顾，疾风中的劲草难以挨过命运的寒冬。

凉山州地处我国西部深度贫困地区，1956年民主改革前还处于奴隶社会，社会发展程度极低。

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物质匮乏，但中国政府持续向当地“输血”。20世纪70年代，火车沿着成昆铁路呼啸来到巴木玉布木的家乡。之后，一批批彝族青年沿着这条铁路走出大山，去城市闯荡。

曾经的大凉山，女人的命运如出一辙：出生订下“娃娃亲”，十六七岁就嫁人，生儿育女，终其一生，辛苦劳作。出生在改革开放后的巴木玉布木不用再像母亲那样一生围着火塘、农田和牛羊，南下务工的大潮将她带到千里之外的城市。2010年1月30日，她坚强的身影被定格在新华社记者“春运”的镜头中。

过去三年，凉山州年均外出务工人员超过100万人次，务工收入占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以上。

在巴木玉布木的家乡，扶贫，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凉山人的集体记忆。

1994年，我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开始实施，当时的巴木玉布木正值幼年，越西是当时的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在她12岁时，凉山州解决了21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虽然生活艰辛，但她与家人已不必忍饥挨饿。

此后，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我国的贫困线标准不断调整。我国开始实施精准扶贫时，凉山州还有51万贫困人口，山高坡陡的越西县依然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

新中国成立前，凉山曾被污名为“蛮夷之地”。过去8年，1.2万多名扶贫干部从四面八方奔向这片土地。新中国成立前令西方传教士胆战心惊的“畏途”，今天是我国东西部扶贫协作、行业扶贫、对口扶贫的热土。

过去8年，通过精准扶贫，越西县8.2万个贫困家庭从土坯房、茅草房搬进了通电、通水、通路、家用电器的安全住房。巴木玉布木也告别了土坯房，搬进了新居。

过去，由于医疗资源匮乏，两个孩子先后夭折，成为巴木玉布木一生的痛。如今，越西县乡乡有卫生院、村村有卫生室，通过医疗保险，贫困家庭住院只需承担5%的费用。今天的凉山母亲已不必再像她们的妈妈那样，在黑暗的土坯房中忍受生产的痛苦和危险。

从没上过学是巴木玉布木最大的遗憾。今天，她的四个孩子都走进了学校和幼儿园。近年来，当地筹集8.55亿元资金推进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贫困家庭孩子从幼儿园、义务教育阶段到中职、高中都有资助政策，曾经

辍学的4470名学生全部重返课堂，女童入学率超过99%。

国家政策的倾斜，海量扶贫资金和项目的注入改变着大凉山的模样，改写着人们的命运。千千万万个凉山母亲，也用双手创造着美好的生活，为她们的后代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越西县城北感恩社区，阿孜阿呷木2019年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从深山搬来这里。离开山头进城头，她放下了农活，捡起了绣花针。今天，在凉山州妇联的支持和培训下，全州彝绣从业妇女近2万人。

越西县河东乡，从小啃着玉米、土豆长大的莫色小兰，曾在爱心人士的资金下完成学业，大学毕业后本有机会留在大城市工作，她却选择回到越西做一名教师。过去12年，她在授课之余不分白昼地奔走在助学路上，凭一己之力为孩子们筹集了237万元助学金，帮助了559名面临失学的孩子。

出生于越西县新民镇的阿西阿呷，过去25年坚守值乘在成昆铁路普雄站与攀枝花站之间的绿皮“小慢车”上，服务着将“小慢车”视为“生命线”的彝族乡亲，在列车上调解纠纷、担任翻译、解决困难，甚至为人接生……

绣娘、教师、列车长……那是火塘边的老祖母从未想象过的人生。（新华社发）

集思录

“云拜年”让疫情不扩散“年味”不变淡

刘天放

春节就要到了。近日，对2013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3.0%的受访者今年春节会“云拜年”，视频连线、语音连线是主要的“云拜年”形式；86.0%的受访者表示“云拜年”会让这个春节过得更特别。看来，疫情下人们对“疫情防控人人有责”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疫情防控从“云拜年”做起，令人看到了希望。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各地都号召大家减少流动，就地过年，尤其是

“春节期间不串门拜年”，如此，“云拜年”无疑成了最佳选择。春节期间人员流动最大，加上春节期间恰逢寒冷冬季，非常适合病毒生存，而聚集显然是防疫之大忌。

平时过年，家家户户除了吃团圆饭、观春晚、尽享阖家团圆的惬意之外，另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挨家挨户“串门拜年”。无论是亲友还是街坊邻居之间，大家串门门、聊聊天，送上真挚的祝福，这既是一个传统习俗，也增加了“年味”，因为面对面交流更能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和友谊，又能增添喜庆气氛。

但疫情下，大家相互“串门拜年”，无疑为病毒的感染、传播、扩散、蔓延敞开了大门。减少流动和出行，既是安全之需，也是防疫之需。

而本次调查中表明，“云拜年”已经成为疫情下的一个“共识”，这令人欣慰。希望更多人都能服从大局，切莫在此期间选择不必要的出行和流动，否则无疑是给疫情防控“添堵”“添乱”。其实，“云拜年”未必降低拜年质量，只要心诚，什么样的拜年形式都能表达情谊。由此，“云拜年”让疫情不扩散“年味”不变淡，愿每个人都能付诸于行动。